



新年若逢雪，便是人间得意事

□浩月



在电影《山河故人》十周年重映当天，北方多地下了雪。演员赵涛出演的角色，在电影结尾时有一场在雪中跳舞的场景，这一幕在影片初映时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，十年后再看，仍能触动。有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模仿赵涛在雪中跳舞的视频。当初看《山河故

人》，觉得影片里想象的2025年，是个遥远的年份，如今这个曾经觉得要经历漫长等待才能进入的年份，也要成为过去时了。

雪，从电影院的银幕里，下到城市中的街道上。一切宛若当年：气象预报宣布降雪的具体时刻；网友集体盼雪，有人清晨起床第一件

事，就是打开窗子想要看看下没下雪，有人祈祷这雪能顺利进城准时到达，有人抱怨同样是北方城市，为什么被雪“放了鸽子”……终于，最早看见细小的雪粒挂到窗玻璃上、落在阳台上的那批人，第一时间发了朋友圈，营造出欢腾的气氛。好在，今年现实里的雪，下得比朋友圈中的“雪”要大。名副其实的雪，让人得到快乐的同时，也得到一种确定感。

要怎么才能回忆起这一年来走过的路、去过的地方、见到的人、有趣的事？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。年轻人记忆力好，一年四季，寒来暑往，快乐悲伤，对他们来说都是清晰易感的，想要让他们脱口而出一年来最有价值或最有意义的事物，不是难事。对于时光和岁月，年轻人是有发言权的，尽管许多时候他们沉默不语，但一切盛开的、缤纷的、美好的事情，只有通过他们之口被说出，才格外有意思呀。

记不太清这一年发生了什么，也没关系。时光匆匆，如窗间过马，知道有匹“马”翩然而过就是

好的，若是想看清楚一些，有的是技术和手段——慢倍速回放，查找照片与视频文档，翻阅日常记录，从电子日历上寻找提醒，或从电子笔记本上查看大事记，调取旅行软件上的机票订单，核对购物软件上的支出清单，打开文件夹里排列整齐的文档……通过这些方法，会让“快闪”般过去的一年，重新以“天”为单位，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铺陈开来。想要保留哪些格子，想要删除哪些格子，主动权在自己手里。要多记得那些填满开心的格子啊，不管它们在一年当中所占比例的高低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找齐了，串起来，记心里，带进下一年去。

每临岁尾，诸多关键词里，常有一个“告别”。只是年末的“告别”，和一年其他日子里的“告别”不一样，别的时候的“告别”，多少带点惆怅，年终的“告别”，因为包含了“辞旧迎新”的意思，而给人一种希望感。这样的情绪，并非个体的，而是在文化与情感层面，所有人共同拥有的。因而，每逢跨年之前，人们总是要相互鼓励，“往前

看，别回头啊”。说不回头，哪儿有那么容易，人总是走着走着，即便无比克制，也总忍不住偷偷回头看一眼，看，也是为了终结那点儿遗憾。

年底的雪，之所以被那么盼望着，是因为漫天飞舞的雪花，以及雪落之后安静的大地，处处蕴含着明示与隐喻。雪如同一双超级大的大手，一年来的尘埃与疲惫，被雪来回挥舞几下，便被清扫一空似的。雪的白，虽然单调，但干净、纯洁，可涤荡尘嚣，可清洁内心。经此一轮回后，人们有些满足，又有些不甘，还盼着不久之后，再有一场雪来，最好配合着合适的日子来，有仪式感，有纪念意义，若是一个好日子遇到一场好雪，便是人间得意事。

元旦那天，要再有场雪就好了。这些年，南方有些地方在冬天也会落雪了，引人新奇不已，啧啧称赞。下雪也没关系，2026年的新日子，将要扑面而来，就把那些日子当成雪吧，去感受轻轻落在脸上、身上的它们，感受那数不清的清新祝福。



七律·喜迎2026年元旦

□贾剑平

桃符焕彩迎新岁，
瑞雪临门紫气来。
梅映祥云携福至，
鹤登青柳报春回。

烟花烂漫笙歌沸，
鼓乐铿锵笑语飞。
共聚屠苏祈顺意，
同追绮梦奔琼台。

新年的第一缕阳光

□赵志峰

在祖国的大江南北
在无边无际的时空
新年的第一缕阳光
你骑着高头大马走来
闯进我忐忑又喜悦的心田

当我们执着地走向那黎明的出口
当我们义无反顾完成内心的抉择

我怀着无限的欢欣凝视你
我拿出珍藏的画笔描绘你
我用最虔诚的心声歌唱你
我把最美好的祝福献给你

新年的第一缕阳光
就照亮了我们的心野
哦
你是我们蒸蒸日上憧憬
你是无数人心中的希望之火
你是万千事物中最瞩目的悸动
你是怎么也压抑不住的由衷的激情

无数种子在黑暗中吟咏
萌动绿意
它们不竭的呐喊冲破世俗的禁锢
它们明亮的眼睛霍霍闪光
它们一遍又一遍
挺起倔强的胸脯
在破晓的晨曦里闪现动人的光芒

于是瑰丽的景象渐次涌现
于是人们的笑脸一定格外
于是风起云涌的欢呼响起
于是沉寂已久的理想之翼
张弛起来
于是二〇二六这艘大船
载着我你的理想
向着崭新的彼岸
奋楫笃行
扬帆启航

当我们在刺骨的寒风中艰难跋涉
当我们在岁月的寒流里信步徜徉

腊梅

□丁镇

也许它更该生长在峭拔的崖壁上
也许它更该疏影横斜在一条结冰的小溪旁
并且透明的冰还在一小段石壁上
结成流动的姿势
它的冷香浮动
在空中凝成
一条冰凉的彩虹
彩虹的一头在山间
另一头刚好搭在我萧索逼仄的小院里

腊梅在我小院的一角悄然绽放了
这无异于是这个漫长冬天最浪漫的事了
每天嗅饮暗香
在油盐酱醋杂陈的五味之外
于是，我开始
做梦，流泪，写诗，畅笑

事实是
在我展开想象之前

这样的场景真的无比奇妙
一个瘦小的身影从灶台旁抬起
一树梅花开在小院的一角
一场大雪降落在
我和一树凝香之间

母子课

□庄凌

母亲戴上眼镜
在灯下展开我的诗集
像触碰一片
多年前播下的月光
笑意漫过眼角
照亮岁月沉淀的日常

她把种子撒向原野
在大地上续写黎明

母亲用过的那些粉笔灰
曾在晨光中起舞
许多未说出口的期望
长成漫山桃李芬芳
当人转向

如今，我用年轻的笔锋
教孩子们追赶天际云彩
指尖在黑板停留
是我们共同抵达的远方

当两种光芒
在时间相望
我们都看见
梦想的翅膀在大地上生长



心灵港湾

树抱石

□金波

豪，有自信。

在我所有的小物件里，“树抱石”可以说是我最心爱的收藏，是我最喜欢观赏的物件。可是第一次遇见这段树根木桩的时候，我对它一无所知。卖家看到我游离的目光，便提醒我仔细找找，仔细数数，看看树根抱着多少块石头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发现了深深地长进树根里的石头，就像发现了镶嵌进树根里的宝石。我观察着，思考着，首先想到的是，生命的延续是多么艰苦，要克服多少挫折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。这一段树根，当它在泥土里生长的時候，忽然遇到了一块石头，树根无法搬动它，也无法粉碎它，只能贴近它，包容它，用自己的生命接纳另一个生命，把它变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日久天长，那块石头也许会有被包裹的感觉，它可能还闻到了一种树木青涩的香味。最后，那段树根把石头完全拥进了怀里。树根与石头似乎都找到了新的伙伴，它们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地融合在了一起。

我常常站在这块“树抱石”前观赏。我似乎学会了最细密、最深刻的思考。我认为石头也是有生命的，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是不易的，需要互相包容，一起克服艰难。它们经历干旱，经历暴风雨，经历生命中的许多灾难，但都一一克服了，它们昭示着生命的沧桑、生命的陪伴、生命的力量。



岁月留痕

寒冬时节，无论白天还是傍晚，走在神池县城的大街小巷，耳朵里不时会听见一声悠长的喊声“麻糰——饧棒棒”这是我们小时候最熟悉的声音。冻得通红的小手捏着毛数八分钱，买上一坨节饧棒棒，迫不及待塞入口中，满口饧香，实在惬意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饧棒棒这种乡间最平常的小吃逐渐淡出了生活，到了下一代，可口的小零食太多了，饧就更鲜见了。

那天几位朋友闲聊，说起小时候的味道，一分钱的糖蛋蛋、五分钱的冰棍、一毛钱的饧棒棒，一位朋友感叹说，那时候的饧棒棒麻糰真香啊！几位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娘走街串巷，边走边吆喝的场景令人难忘。现在街上即使有，也不是小时候的味道。另一位朋友说，那些年做饧的有五六家，现在能坚持下来的就是东四道街蔡云清家的饧坊。说话间，勾起了大伙儿对这饧坊的兴趣，决定探访蔡记饧坊。

第二天五点多，天还未亮，我们几个就冒着严寒，就着昏暗的路灯来到东四道街。进院看到灶火映红了整个院落，原来老蔡一家四点多就起来烧火。掀开门帘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。进屋定睛细看，一大锅大米已经蒸得差不多了。老蔡边做营生边介绍，四点起来先把昨天淘好的大米蒸成八分熟，他指着地上筐子里的麦芽说，这个又叫大麦，是早几天泡上的，和生豆芽一样发起芽子来，边加水边磨麦。我问，这和小米有什么不同？老蔡说，大麦的成熟果实经发芽干燥，所形成的加工品可以用作中药称为麦芽，具有行气消食、健脾开胃、回乳消胀的作用，大麦还是生产啤酒和威士忌的最佳原料。他说着开始忙起来。边磨边加水，把麦芽磨成糊糊，倒在大米上，和老伴一起用大铲子加热，在锅灶上来回搅拌了半个来钟头，我们用相机把

寒冬有饧香

□杨晋明

这些过程记录了下来。搅拌好以后，两人又将糊糊翻到发酵瓮里，盖好，底部加上火。老蔡说，这是个关键步骤，考验制作者的技术和耐力，瓮内基本保持在六七十度，火不能太小，低于四十度发酵变成了醋，要经过四个多小时糊糊就糖化了，糖化后加上水再烧足火，水沉下去，米糊漂到上面，滤下的水舀出来，倒进大锅里继续熬，熬的时候就怕糊巴，要不停地搅拌，这期间大火变中火再变文火，三个多小时后，就成了红饧。发酵需要时间，这时天也亮了，蔡师傅两口子歇了下来。

我这才仔细打量，蔡师傅皮肤微红，圆脸盘，七十来岁，一看就是憨厚老实的农民。他高兴地和咱们聊起来。据他讲，上世纪五十年代时，做饧的人家还不少哩，二道街王双喜、张荣、贾栓子、张二白蛋、三白蛋等做过。蔡家做饧开始于蔡师傅的大爹蔡兰正，蔡师傅断断续续学过几天。七十年代初，为增加副业收入，一些老百姓开始做饧。那时蔡云清当泥匠，一到冬天，营生不能做了，就跟上大爹学做饧，后来自己开了饧坊。那时附近有五家饧坊，只有蔡云清的饧坊坚持下来，近五十年一直到现在，成为本地一家老字号。如今蔡云清年过七十，手艺传给了儿子儿媳女儿婿。

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和蔡师傅约好，等做出红饧来，再来拍摄拉饧的镜头。过了几天蔡师傅打电话说，做出红饧了，可以拉饧啦！我们赶到时，蔡师傅正把一大团微微发红的面团揉成长条，挂在专门制作的桩子上来回拉，拉了有十来分钟，面团变得发白。红饧有些发硬，可用于做麻花，白饧比红饧虚，也比红饧脆。只见蔡师傅把饧用特制的弯刀切成一节一节，饧棒棒就做成了。蔡师傅递给我一节，我吃了一口，真好吃，果然有小时候的味道。这时蔡师傅的老

伴上了炕，将一大块饧使劲擀成薄片，撒上一层绛黄色的面，折叠回来，再撒面，连续好多层，再压好，切成一段一段，这就是麻糰了，放入口中，酥脆香甜。这面不是莜面吧？老蔡说，以前撒的是生莜面，白面也可以，舍不得哇，现在家家就一个娃娃，都当宝的嘞，生莜面怕吃坏，我就专门把黑豆、黄豆、莜麦磨成面再炒熟，就好吃又健康啦。老蔡指着旁边一个上下滚动的机器说，人老啦，买了个拉饧的机器，也能减轻劳动，省工时，味道也不受影响。这时有顾客来买饧棒棒和麻糰了。蔡师傅说，过去有人来这儿批发上街卖，现在做的饧基本上在家里就卖完了，不用出街卖。有时候做得多了，就把红饧冻起来，用时磨碎再加工。

我说：“酒香不怕巷子深，你看，很多人都是打听着来买你的饧，以后有啥打算？”蔡师傅点起一支烟，憨厚地笑了笑：“我这儿一要保证质量，二是不能缺斤短两，顾客买上自家吃，也有忻州太原送人的，那天有个炸麻花的一下子买了二百斤。不管多少，反正咱得保证质量货真价实，不能弄虚作假，不敢坏了户子。现在儿子媳妇都是这门手艺的传承人，以后再增加设备投资，争取政府扶持，把这门手艺继续传承下去。”

从饧坊出来，我想这样美味健康的小零食，手工熬制、纯天然加工，无疑是隆冬时节孩子们喜欢的零食，也是游子们唤起儿时记忆的家乡味道，值得细细品味。期待着像蔡师傅这样熟练掌握做饧技艺的有心人，能够开拓思路创新发展，将这门手艺传承下去。正想着，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传入耳中，两个六七岁的孩子从巷子里冲到大街上，小手里握着麻糰和饧棒棒。“慢些，慢些，小心跌倒！”身后传来了蔡爷爷的叮咛声。

半生书画情 百马迎丙午



《百马图》局部 李向东 作

李向东，1947年生于北京，1968年在繁峙县插队，2002年从繁峙县司法局退休。先后在县文化馆、电影公司、司法局搞宣传工作。自幼喜爱书画，上世纪70-80年代临摹过繁峙县岩山寺、公主寺的上百幅壁画，受到中央美术学院黄均、金维诺教授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李松的赞许。在农历丙午马来年之际，李向东精心创作了十米长卷《百马图》。整个作品前后呼应，从笔墨设计、群马编组到动态变化、色彩搭配、眼神传递、疏密对比、虚实处理等方面都得到恰到好处地处理，呈现出自己的彩墨特点。